

An abstract oil painting featuring a vibrant palette of greens, yellows, and browns. The brushstrokes are thick and expressive, creating a textured, layered effect. The composition suggests a landscape or a dense, organic form, with various shades of green dominating the scene, interspersed with warm yellow and earthy brown tones. The overall mood is dynamic and textured.

贾占峰油画集

Jia Zhanfeng
Oil Paintings

河北美术出版社

贾占峰油画集
Jia Zhanfeng
Oil Paintings

贾 占 峰 著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贾占峰

男，汉族，1968 年生于河北省深州
1988 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河北画院画家，国家二级美术师

主要参展作品

- 《青春·律动》第五届河北体育美展
- 《逝去的风》获第九届燕赵群星奖优秀奖
- 《穿越极致》第三届中国油画展
- 《百花齐放总是春》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60 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
- 《谁能缚住苍龙》第九届全国美展河北精品展
- 《坝上日记》获首届河北青年美展优秀奖
- 《奔月》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河北省群众美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
- 《远去的风景》携手新世纪河北省油画作品展
- 2007 年 日本福岛交流展
- 2009 年 第一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 2010 年 第二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 2010 年 圆点·漂移当代学院艺术邀请展（文化部重点工程）
- 2011 年 第三届走进太行——河北省美术家优秀作品展
- 2011 年 台北中山纪念馆交流展
- 2012 年 上海陆俨少美术馆交流展
- 2012 年 根固文脉 第二届海峡两岸书画名家交流展举行
- 2013 年 青海、宁夏交流展
- 2013 年 河北省政协文史馆收藏展



目 录

太行情源之孵化篇

太行情源之蜕变篇

太行情源之成长篇

太行情源之化境篇

太行情源之学习交流篇



大梁江不是江河的名字，而是河北井陘县城西南约 30 公里处一个小村子的名字，在历史的风雨中静立了几百年，像是一个石头砌成的童话世界，在太行山群山环抱之中，至今仍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民居建筑 314 座，是一个完整的山区古村落。



太行情源

我小时候生长在华北大平原，从记事起就常听大人们讲山的故事。因为生在平原的缘故，对山里的故事特别有兴趣，因此，对山的向往很早就埋在心底。那时候农村特别穷，我们这些村里的孩子是很难出远门的，好多故事也都是听老人们以及那些天南地北到处跑业务的生产队里的业务员们讲的。

记得每到夏季，村子里的人们经常坐在一起聊天讲故事，那时候没有电视甚至连电灯也没有，人们的精神生活主要是茶余饭后、劳作之余的聊天和讲故事，谁的故事多那在村子里是很受人敬仰的。我家的院子没有围墙，前边是庄稼地，再往前不远是当时县里最大的企业——化肥厂。一到晚上我家的院子就被化肥厂高高的电灯光给洒满了，人们吃过晚饭都爱来乘凉聊天，常常是坐了一院子的人，有的铺个苇凉席，有的搬个大马扎子，有的弄几块砖甚至土坯，大家用最大号的粗瓷茶缸子喝着最廉价的茉莉花茶——当时北方的农村都爱喝这种茶，因为香气足就觉得是好茶。大家谈古论今，谈天说地，看谁能讲，因为谁能讲就证明谁见识广，什么都聊，尤其是鬼怪神狐的故事大家都爱听，那时我特佩服那些故事多的人。有时候梦中常常回到童年时光里不愿醒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家乡的怀念、儿时的记忆有增无减，愈加强烈，怀念成为了一种独处时的享受。那时候乡亲们虽然不富裕，也很劳累，但很开心，

很真实，很踏实，不像现在这样累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幸福指数也不低，因为那时候不必为沉重的药费、学费和房费去着急上火。那时候家家夜不闭户，人人路不拾遗，谁家有事一个村子都去帮忙，共同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是一种极度信赖的共生共享的关系，真的好让我怀念。

后来，我来到省城学习美术，一个土生土长的村里娃突然到了大城市，真有点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虽然那时省城比现在小很多，但对我来说就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那种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刚来的时候心里很难平静，因为在省城向西可以隐约看到山，而每到晴天无云的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那感觉并不遥远的山。说实在的，只是小时候看电影知道赵勇刚在太行山打日本鬼子，可并不知道眼前这山就是太行山，也不知道太行山有多大、多高、多长。

由于自己内心山的情结，在美术班就特别喜欢山区的同学，特别喜欢听他们讲家乡山区里的事，觉得他们生在山里太幸福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山区比我们老家的平原还穷、还辛苦，只是觉得他们从小就可以天天看山，天天感受到大山的胸怀，所以我总有一种仰望他们的感觉，也总是向他们打听一些关于山的故事和传说。

记得当时流行一首台湾的校园歌曲，名字叫《童年》，特别好听，尤其是里面有句

太行山阜平境内岩石形态



歌词好像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没有人能告诉我山里面有没有住着神仙”。每次我听到这句歌词时内心对山的那种向往就尤为强烈，思绪也顿然随想象飞到了心中的山里。

终于，有一天我按耐不住，和几个家住平原一起学画的同学商量要去登山。记得那是个星期天，我们头一天就借好了自行车，天还不亮就向着那隐约的山开始“远行”了，心情无比激动。我们从市里出发，一路上唱着歌也不问路，只要对准方向就一头扎下去了。及近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一个生产队，准备弄点水喝。突然抬头看到渴盼已久的大山就在眼前了，我们都惊呆了，抬头望去山是那样的雄伟，远处伸向山脚下的路上的行人和车马都感觉非常的渺小，在此之前我看到最高的建筑就是我家南边化肥厂的烟囱和厂房了。如今站在大山的脚下我真有点找不到北了，我全身的血液都澎湃了。我们决心一定要爬上面前这座最高的山峰，于是我们把自行车存放在了生产队的牲口棚里，做好了爬山的准备。其实上山的路有好多条，可是我们这几个从没爬过山的却不循路而上，而是哪不好走从哪走，哪不好上从哪上，真有一种“挑战”精神。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山顶，大家极目远眺着，感受着，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幸福感油然而生，觉得自己“伟大”了很多，好像成了英雄。我们对

着山谷大声呼喊着一——我——来——了……向西望去连绵不断的大山层峦叠嶂，远处高音喇叭的声音夹杂着此起彼伏的鸡鸣狗叫随着山风飘了过来，那种情景真的令我一生难忘。我们又突发奇想，看看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家乡，觉得这么高的山一定能看到老家，起码也能看到我们家南边化肥厂的大烟囱吧。转身向东望，家乡就在内心的不远处，可无论怎么眺望也看不到，看到的是省会到处林立的大烟囱和整片整片的街区。细细地看去，我们来时的路并不难看到，而且我们的路程并不太远，甚至很近，很近。这些难以忘却的记忆都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但却常常进入到我的梦里。

后来，进入师大美术系上学，去山里的机会越来越多了，使我这个爱山的农村孩子进一步对太行山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产生了很深的情愫，我深深的爱上了她——太行山。悠悠的八百里太行山承载了无数的辉煌与灿烂，也背负了巨大的伤痛与悲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少典故与文明符号都和太行山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她的地理因素，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征战有很多和她息息相关，尤其是近代她更是成为了抗日的一面旗帜，无数中华儿女从各地走来又从这里走向了各方。太行山孕育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也孕育了太行山的精神。随着河北省连续举办的“走进太行”大型写生、创作活动的开展，



太行山云山环绕形态

我也从更深层认识和体会到了太行山的历史和文化，使我更加坚定地沿着弘扬太行精神这个主旨方向进行创作，用我的热情讴歌伟大的太行山。

在近几年不断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中，虽然还未成熟，但是心中的方向清晰了。伸手古今，骑墙东西，绝不墨守成规，我为我们有这么悠远而丰富的文化和历史而自豪，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我用心研究了大量的传统山水画以期探索并契合于太行山精神，因此在近几年的创作中也突出引入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元素，使我对我们的传统文化、艺术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进一步地产生了敬意和自豪。作为中国人，一路走来多年学习西方绘画始终不怠，

然而回头环顾泱泱五千年浸润至深的中华文化，顿觉让我有了方向和力量。

太行山是革命的山，她曾是中原文明抵御外族的“长城”，也曾是中华民族抗击日寇的大本营。她曾孕育了慷慨悲壮的燕赵文化，也曾孕育了不屈不挠抗战的红色文明，同时也孕育了新中国。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创作去讴歌太行山的精神和文化，我将沿着这条红色的大路走下去，一直走入我心中的大山里。

贾占峰
2012 年于河北画院画室

高原上的云

130cm×190cm

1990年09月



自画像

80cm×65cm
1995 年 10 月



村口

50cm×65cm
1995 年 9 月

